

梁溪井水著

三人會

冊上

中國圖書公司和記發行

印度雜事 一冊定價四角

毛文徵編

印度爲世界文明之古國。其政治文學宗教哲學科學風俗技藝。均有特異之點。是書敘述頗詳。讀之可知印度文明之由來。文筆明暢。尤其餘事。

雷電誌異錄 一冊定價一角

是書採輯西洋物理學家之說。闡發雷電感應之理。是以破除迷信而增進智慧。

國學扶輪出版社

中國圖書公司發行

香豔叢書

全部八十冊
定價十六元

是書搜輯歷來閨秀邦媛之趣史。香草美人之騷怨。間及宮闈瑣事。詞苑叢談。有關一代文人之盛衰者。靡不借鈔祕本。彙集成冊。莊諧俱妙。情文相生。各類文體。亦落落大方。纖不傷雅。既可爲遣興之資。復可得作文之助。都分二十集。共訂八十冊。誠香豔書之大觀也。

三人會目次

一 怪事

二 長樂棧

三 祕密會議

四 厭世上

五 厭世下

六 渤海之濱上

七 渤海之濱下

八 奇計

九 寄人籬下

十 脫人籬下

十一 魂兮歸來

十二 血淚

三人會卷上

(一) 怪事

看官、本書第一個主人翁叫做譚天。又叫做譚獨盼。乃是山東三代名宦之後。先曾祖譚首啓。有名大將。先祖譚正。直隸候選道。父譚國聞。都察院御史。在三年前。譚國聞已告老還鄉。忽一日。奉上諭。茲查前御史譚國聞。貪婪夤緣。目無法紀。著卽行革職。並著山東巡撫武銘辭。迅飭原籍地方官查抄家產。核實奏報。欽此。這消息宣佈出去。好似青天起的霹靂。人人驚駭。却說一處。有兩個官人。一個老婦。看了這旨。獨喜形於色。一個老婦。於得意之中。含有着急的樣子。連對着兩個官人懇求。又極口稱贊。那兩人有先見之明。又切囑了他些什麼事件。至再至三。那兩個道。夫人放心。我等見機行事。不達目的誓不罷手。說着。匆匆去了。再說這消息傳到譚府裏。那譚國聞正和他兒子譚天在那講道論學。高興得很。當下父子二人笑道。是了是了。那

些權貴還不肯甘心於我嗎。但是從三年前開了缺。拔去他們的眼中釘。毫毛不曾犯他們一回。如何今日又來發作。這一個悶葫蘆。直是打不破的。譚天道。宇宙法言上說的。非金可寶。天理可寶。父親這家產。有何希罕。只是含冤莫伸。辜負了公理。這是可恨的。據兒意見。家產可以奉送。仇頭不可不斫。譚國聞道。胡說。你忘了爲父的朝夕訓誨了嗎。譚天道。既然如此。我們便立刻出門罷。譚國聞道。我兒說得是。這些房屋田地器用等類。既不是我們的。我們何苦寄居這裏。被人恥笑。譚天道。還有兒身外的衣服也不要了。先母所留遺的珠玉寶貝。上下首飾兒也不要了。我父子二人。子然出去。倘沒有吃。爲兒的討與父吃。沒有着。爲兒的討與父着。倒也得乾淨。父親意下如何。譚國聞當下不覺一陣心酸。便道。你須穩重些。這房屋這田地。這器用。不是你曾祖做了官辦的。便是你祖做了官辦的。不是你祖做了官辦的。便是你爲父做了官辦的。昔日因官而得。今日因官而失。原是不必繫戀的事。若是我兒。既然未曾做官。這些物件。是不妨攜帶些。譚天道。兒雖不是官。兒之曾祖祖和父。那一個

不是官。倘不是官。這些物件從何而來。法言上說的。志氣潔淨。身子便埋在糞坑裏。也是潔淨。孩兒死也不帶。但有一個。是黃帝傳下來。傳到兒是三百六十五代的。還有一個老僕人。也要帶的。看官。黃帝傳下來這個。究是何物。却叫做宇宙法言的。便是。當下譚國聞聽了。歎氣道。我兒有這樣志氣。大好。但恐不能見容於世罷。只見一個老僕。偻僂曲背。急奔來道。稟我主人。譚國聞道。根生爲何這樣勿急。根生道。舅爺陳爺來也。他們對我說。你快去通報主人。你主人早晚要入牢獄了。現在大廳上等着。說罷。氣吁吁的不止。再看他額上。冷汗已如露珠一般。譚國聞父子二人來到客堂上。見了花榮。陳耳東兩個客。分賓主坐下。書僮獻過茶。兩個客寒暄了一番。便開口道。我等承人所託。不敢不告。請公子暫且回避。那譚公子說一聲失侍。便走去了。譚國聞問道。請問有何見教。陳耳東道。便是令親家顏老夫人託我等轉達一言。譚國聞道。親家有言。媒人代說是極是的。陳耳東正要說。忽然屏風後走出一個老僕人來。問花榮道。舅老爺消息究竟如何。花榮道。現在抄家是實。其餘不過外間謠言。

罷了。那根生方曉得有抄家的事。根生害怕道。這橫禍從那裏來的。舅老爺。你的顏大老爺。現正在京做了侍郎的官。你又是這裏至親。總要懇你舅老爺出一把力。挽回一挽回的了。花榮漲了臉。默不一言。根生再要去問。被他主人喝下去了。這兩個媒人歇了半晌。那花榮便振了全副精神。立起身來。接着國聞耳朵。說了幾句。譚國聞道。這話打甚麼緊。既然他女兒患了病。這裏請醫生去診治便了。花榮道。不是這樣。他這女公子的病。差了醫生去。也是無益的。據我看來。日後做了你的媳婦。一定要害了你的兒子。不如把他的婚退了。難道沒有第二個閥閱人家。湊上門來。我們都是至親。直言休怪。國聞道。占魁你休得取笑。愚兄一生只有一子。無端將婚事退了。於道理上似說不過去。陳耳東接着道。正因老哥只此一子。所以那邊顏老夫人發了個誓。情願把女兒一世養在家裏。不肯把人家配單傳代的兒子。誤了終身。老哥若慮及沒有門當戶對。可以配得的。停了幾日。不才和老哥包辦一個來。還你可以叫你們父子二人心滿意足。門第也不輸顏氏。至於家私。還比顏氏多出幾倍來。

國聞正待要呵斥他。早見陳耳東把手向懷中摸出一個包裹。向儿上丟將出來。花榮連忙開口道。這就是當時聘禮。奉顏老夫人的命。特來歸還。譚國聞兩隻眼注定了陳耳東的面。問道。這是真的嗎。花榮道。那有假的。請姊夫收了。那個許婚庚帖。也可讓我們帶回去。覆了顏夫人之命。那譚國聞却氣得呆了。他兒子譚天本來滿腹狐疑。此時躲在廳背後聽得也耐不住了。突然走出道。舅舅你是我先母嫡親的兄弟。你爲何沒緣沒故。說出這樣事情來。甥兒現已看穿舅舅等來意了。豈不是爲了我父子早晚要入棲流所。將來養不活顏氏女公子。所以要來退婚嗎。又豈不是爲了再晚了幾日。向棲流所中人退婚。礙了顏氏閨閣人家的體面嗎。更豈不是爲了顏氏是你岳家。爲保全你富貴的表姪女。甘心棄了貧賤的外甥。所以男媒兼了女媒嗎。那花榮被他說的也呆了。譚天再扯那陳耳東道。耳翁你是女媒。怪不得你。只是我父親氣不慣的。把手去那包裹上一撮。隨手擲去。一聲響處。白的銀器。黃的金器。彎鈎。又珠的花兒。玉的簪兒。都拋擲天井裏去了。這時耳東也嚇得呆了。譚國聞

却發怒道。不肖兒休得無禮。譚國聞口裏雖則如此說。那其身已不坐在椅子了。譚天憤然道。父親聽稟。爲兒的性情。是父親所知道。不肯被人看輕的。今番這樣受辱。爲兒的何以立於世上。今後顏氏女便挨上門來。兒也不要了。國聞道。我兒且慢。又對兩個媒人道。煩你二位回去。轉達顏老夫人。明日一准兄弟請醫生過來診治罷。花榮道。姊夫何出此言。女公子的病。只有他自知。一個常常往來他家的醫生知。我們兩人知。現在你們二位知。這個醫生你們也知道的。是婦科有名的燕醫生。今與他立了一個約。誓不將這事宣佈別人的。姊夫要知道端的。就問這個燕醫生。便了。陳耳東又正色道。老哥若要請別一個醫生去。那女公子是金枝玉葉。一定不肯答應的。我們亦當不起只個擔子。譚天道。耳翁你只合嚇我父親。小生是嚇不倒的。國聞搖手道。且住。既是如此。我明日去問個仔細便了。只恐婦人們受人之愚。兩個媒人一齊發怒道。照此說來。難道我們都是歹人。都靠不住的。行了好心無好報。說時拍着胸脯便走。庚帖也不要了。那金銀珠玉散在天井裏的。自有書僮去收拾。譚國

聞父子二人回到書房。譚天自己想道。他見我要窮了。便立刻來退婚。什麼有這種快。又想到。這顏氏女我六七歲時在外祖家也曾見過的。也曾同他頑過的。那時候性情容貌尚不甚惡。不知他對於此事究竟如何。見他父親只是呆坐不樂。便把些法言上厭世的話來勸慰了一番。這且慢題。再說那老僕根生出去垂了一回淚。只聽得裏面人聲嘈雜。老年人耳朵不甚靈清。只以爲是嘻笑之聲。後來看見兩客人直挺挺的跑將出去。心裏想。如何無人出來送的。立起來關了大門。要進去收拾杯盤。那書僮眼快。在天井裏見那根生眼有淚痕。笑道。老頭兒你的姪兒姪女。好久未來見你了。好苦呀。根生道。小畜生你會猜得着。書僮道。倒底爲了甚麼。主人是不曾待虧你的。根生道。你只顧彎了腰做些什麼。書僮道。老頭兒好叫你快活。今日發了這許多財了。根生看了道。這種東西是那裏來的。書僮道。是主人與你做棺材本的。只見又一個書僮手提一條抹布走到階前道。老頭兒不要聽這小畜生一張油嘴。主人正在書房裏生氣呢。根生驚道。不要爲了什麼抄家的大禍嗎。原來這兩個書

僮。那年紀稍大。站在階前的。叫做春生。一個稍小。俯在天井裏的。叫做秋生。當下春生叫道。不是這的。老頭兒不要亂撞進去。觸了主人怒。我來告訴你。說着就拖住根生。一五一十的。對他說了一遍。那根生又哽咽道。這樣說時。了不得了。便一逕走進書房裏來。只見小主人譚天托着一部書。約有八九本厚。從樓上下來。對他父親道。走罷。譚國聞見根生來。便道。我幾乎忘了。我要問你。你今日還是另投高主。還是跟了我貧賤的主人出去。根生道。老僕有什麼不是處。主人的祖宗也從不曾趕過我來。如今我棺材已駝在背上了。主人就用不着我了。國聞道。根生你還不知道嗎。現今不比以前了。你是做慣富貴人家之僕。恐你老年人。跟了我吃不上這苦。你若真個不肯離我。也是我邀天之幸了。算來今日便要東裝就道。你快料理去罷。根生道。到那裏去。國聞道。沒有定。只要安得身的。都可去得。譚天插嘴道。到的是天涯地角。海澨山陬。根生道。幾時回來。國聞道。你如何這般糊塗。這到處便是我的家了。回來做甚麼。根生道。別的都可棄得。這一座高堂大廈。棄不得。譚天道。有什麼棄不得。老

頭兒你要走的。快跟我們走罷。這時秋生拿了收拾起的東西。走進書房來。見了這個情形。也不敢做聲。便輕輕放在几上。從旁邊好生去了。根生迷離着眼。急問道。到底如何。譚天道。到底要走。根生道。你走。老僕不走。主人走。老僕也不走。譚天道。什麼不走。根生道。要替主人守屋。譚天道。守着屋等衙門裏人來趕你走。根生道。衙門裏人趕我走。我也不走。譚天道。什麼可不走。根生道。把這屋寫了張賣契。與了我。請隔壁王公做了中。只算我買的。再招一家房客來住了。若有公人來。我便對他說。這屋是我的。他若強橫。老僕還要掌他的臉。老僕暗裏把房租送與主人父子二人來用。這可好嗎。當下倒說得闔座轉哭爲笑。譚國聞心想。這個老頭兒着實可憐。便假意道。根生你儘可放心。我是這屋之主。若要着急。比你更着急些。只因一時奸臣和我作對。急切裏難與相敵。暫時讓他一步。到後來自有法兒回復轉來。所以我心倒也坦然。根生聽着。果然被他瞞過。便道。如此。我便跟主人去便了。說罷。轉身就走。只見又有一人走進書房來。便是春生。擎着一盞燈對他主人道。晚飯備好了。這時秋生

雖已離房。尙未到了外邊。正要同春生退出時。只聽他主人喝道。慢走。就旁邊几上。把包裹打開。分了兩堆。吩咐他各自收了。並吩咐須擇木而棲。照你這兩人行爲。不怕有人不歡喜你的。這些薄物。聊酬你數年侍奉之勞。那兩個初時那裏肯收。說我們總要跟主人的。後來再三勸慰。方才帶了淚納入懷中。同他主人一同而出。暫且不表。且說根生出了書房。自盛了飯去大門口晚餐。不多時只見秋生沒精打采的一步一步踱了出來。到大門側首收拾床被。眼裏還不止的流淚。那根生覺得有些作怪。連一連二去問他。秋生只是低頭不語。最後道。老頭兒你只顧問他則甚。你又不跟我們全去。根生道。我起初不允主人同去。如今却允了。秋生又弄嘴道。老頭兒你端的肯同去嗎。我兩個做了皇帝。便封你做太上皇。只是你丟不得主人。根生方才曉得他們兩人是不跟主人了。便對他道。虧了你一頭哭一頭再會弄嘴。莫怪你一時笑。一時哭。十八副面皮。都是你做的。你須知道。我主人一向大度寬宏。所以容得你這個。你以後換了別一個主人。你須仔細着。不要被人割了舌頭。斃了牙齒。秋

生被這一說。又是眼淚汪汪的不做聲了。根生回轉身來。只聽得裏面歷歷落落的關門聲。逐漸的傳到外邊來。早見春生挑了兩個鋪蓋。提了一盞燈籠。呼秋生道。你們的行李怎樣了。話未說完。又見主人把着一部書。小主人一路拴鎖緘膝來到門口。問根生道。你怎樣了。根生驚道。真個今日便要出去嗎。春生道。又來了。我們淹留在這裏。討什麼債。秋生指着根生道。你看他面皮這樣老了。打甚麼緊。春生道。你不要再去打趣他了。自己管自己的罷。老頭兒你鋪蓋沒有打好。我來幫你。便歇了擔子。把燈籠授了譚天。到根生床上收拾。秋生提了兩個大包到來。放下了。也來幫根生的忙。根生也去把零星物件盡行收拾了。打成一個鋪蓋。一個包裹。三僕二主俱各擔囊攜物走出譚府來。當下譚天拿具大鎖把大門扃了。復上了一層一層的封皮。譚國聞又到隔壁王公宅上。把一串鑰匙。一宗帳簿。並各種圖籍書據。盡行授與王公。譚國聞連連拜揖。聲稱今因兩個舍姪出門去了。將來奉託。若早晚回來。便費心與他說知。這帳上若有一絲隱瞞。我父子便一世做不得人。公人到來時。務請閣

下代爲招呼。總費清神。容後圖報。那王公是個誠實的君子。最能擔得起責任。且素知這個鄰居亦是誠實無比的。故爾不避惹出禍來。並不避旁人的譏諷。滿口應承。道只恐有負重託。今兒已晚。既不住府上。如不嫌秋隘。就在此間下榻罷。譚國聞再三道謝。辭別而出。譚天一手扶了父親。一手提着燈籠向前的走。根生自挑了行李。春生秋生各各搨了一個鋪蓋。提了一個包在後跟着。踏高步低的向熱鬧街上走來。這時候。正是八月上旬。秋氣凜凜。一片都是衰颯景象。在晚上愈覺利害。一起五個人正走之間。漫山塞海的起了一陣大風。一霎時飄飄灑灑落下雨來。衣裳雖不濕透。地上却已濘泥得很。譚天仍是一手扶了父親。一手提着燈籠。一步一步的走進街市。這街是山東鄉鎮中最繁盛的。叫做周村鎮大街。在這街的後面。有一個客寓叫故長樂棧。譚國聞父子以這棧最近。便相將進去歇了。却不道這棧一定不許他住宿。春生見情勢不妙。忙卸下了行李。一縷烟跑上樓去。那客棧裏的管事人都和他相熟的。匆忙中也不去阻他。譚天正在苦苦哀求。百般遷就。非干別事。只因

老父吃不過風雨。胡亂住宿一宵。無奈棧夥那裏肯允。那旁觀的人倒把這主僕四人圍住在大門內了。譚天要想走進去。那裏可開得步。當下人叢中走出了兩個人。其餘的都是說的說。笑的笑。又有一個棧夥人出來勸道。客官總是我們不好。我們前世不曾欠你債。今生也不曾和你結過怨。譚天發怒道。我難道要白住你的棧。你的棧難道住不得客的。說猶未了。猛聽得裏樓上高喊道。官房兩間是空着的。譚天百忙中聽得是春生口音。一把無名火大發出來。便伸手在這一個棧夥面上掌擊一下。譚國聞連忙拖住了譚天。譚天也不再打了。衆人聽得樓上喊聲。都嚇了一跳。管事人叫衆人讓一條路。忙將這一個棧夥拉了進去。把譚天等只是圍着。譚天便大聲對着衆人道。我便是譚家巷第三家的譚獨盼。今日因棄了家。同父親找個住宿。若是平常時候。那個客棧不好住宿。奈今日撞着這種風雨。又沒有帶得鞋傘。我父親走時。一路只是打寒噤。秋生指着譚國問道。這一個棧夥。自沒了眼睛。你們衆人是有眼睛的。這樣濕了。還不夠嗎。譚天又接着道。倘若換了別個時候。就露天住